劉備、曹操、孫權為何都是二字名？

文｜遠山

今天去銀行辦事，廣播裏喊：「請劉偉到三號窗口。」「請張波到五號窗口。」沒有人會多看一眼。可若把時光撥回到二千年前的漢代，這兩個名字在長安街頭一報出來，路人多半要肅然起敬。

因爲在那個年代，「單名」（單姓加單字名，全名共兩個字）是士人與良民的標配；反過來，誰要是叫「劉大偉」、「張小波」，旁人便要犯嘀咕：「這家人祖上莫不是出過甚麼事？」這不是戲說。中國人名字的字數背後，藏著一部正經八百的政治史與禮法史。

整版圖片：公有領域





一、二字名多 還是三字名多

先說一樁有趣的「公案」。中國歷史上有名有姓的人物，究竟是兩個字的多，還是三個字的多？有學者還眞的較過眞，他們依據《中國人名大辭典》等工具書，把數萬名歷史人物的姓名逐一統計，結果頗爲戲劇化。

先秦至魏晉南北朝，兩字姓名佔絕對優勢，比例高達九成以上；唐宋之際形勢開始逆轉，三字姓名升至六成左右；到了明清，三字姓名更佔到七、八成。

但由於「單名時代」綿延的歲月實在太長，總帳算下來，兩個字的歷史名人在數量上反而略勝一籌。

這與許多人的直覺相反。原因之一是複姓的「障眼法」：諸葛亮、司馬懿，看似三個字，按姓名結構卻是「複姓加單名」，骨子裏仍是單名一族；原因之二是字號流行：蘇東坡本名蘇軾，曹雪芹本名曹霑，包青天本名包拯，漢武帝本名劉徹——這些婦孺皆知的「三字稱呼」，本尊其實是清一色的兩個字。順帶一提，即便在三字名的興盛時代，單名也從未絕跡：李白、杜甫、韓愈、岳飛，全是單名。風尚雖有消長，卻並無絕對。

二、王莽的一道怪令

單名何以在漢魏之際一統天下？說來令人啼笑皆非。這股風氣的總推手，是歷史上一心復古、事事要恢復周禮的漢朝王莽。

西漢以前，取名本是隨意的事：韓信、張良是單名；藺相如、司馬相如是雙名；東方朔則是複姓單名，誰也不覺得字數有甚麼講究。偏偏王莽當政之後，事事要恢復周禮，認定古制崇尚單名，於是推行「去二名」之制，舉國不得取兩字之名。據《漢書》記載，連匈奴單于囊知牙斯也爲討好王莽，上書自請改爲單字名「知」。

這道法令執行得有多認眞？王莽拿自己的親孫子做了示範。其長孫本名王會宗，依新制改爲單名「王宗」；後來王宗私刻印璽，圖謀不軌，事敗自殺，王莽餘怒未消，下令恢復其舊名「會宗」——在當時，把一個人的名字，由兩個字改回三個字，就是朝廷對罪人最高規格的羞辱。

兩字名曾是尊貴象徵，三字名卻漸成主流。從王莽改名、帝王避諱到宗族排輩，揭開姓名的政治密碼。

新朝十幾年便覆亡了，「單名爲貴、雙名爲賤」的觀念卻在東漢、三國、魏晉延續了數百年。翻開三國的歷史，滿紙曹操、劉備、孫權、關羽、周瑜、魯肅，幾乎找不出一個三字姓名，根源正是在於此。東吳末年權臣孫綝被誅之後，吳主孫休恥於與其同族，下令削除其宗室屬籍，史書從此稱之爲「故綝」——連名字的待遇，都要在政治清算中一併剝奪。

在那個時代，名字的字數，就是一張無形的身份證。

三、避諱：當名字撞上禮法

到了唐宋，「去二名」的舊規早成陳跡，因人口滋繁，單名重名太多，三字姓名開始全面崛起。而還有一項自先秦綿延而下的古老禮制，始終在暗中修剪著中國人的名字，到唐代更趨嚴密——這就是避諱。

今人或覺避諱繁瑣，其實它源頭甚古，本是一項莊重的禮制。《禮記．曲禮上》說「卒哭乃諱」：長輩去世、行過卒哭之祭，晚輩便不得再直呼其名，以示孝敬。最初避的是逝去的祖先；秦漢以降，皇權既立，天子爲「天下之父」，臣民避皇帝之諱，便成了國家禮法。

唐初有一段佳話。瓦崗名將徐世勣歸唐有功，唐高祖賜其國姓，改名李世勣，榮耀無比。可這名字中間的「世」字，恰與唐太宗李世民相犯。唐太宗豁達，即位之初便明令「二名不偏諱」——「世」、「民」兩字只要不連用，臣民不必迴避，李世勣因此得以保全原名。直到唐太宗駕崩，唐高宗即位，朝廷諱法轉嚴，李世勣才去掉那個榮耀的「世」字，改稱李勣。

類似的改名，史不絕書：漢代避漢文帝劉恆之諱，月宮仙子「姮娥」改成了「嫦娥」；晉代避司馬昭之諱，王昭君被改稱「明君」，後世詩家筆下的「明妃」即由此而來；唐代避「民」字，中央的「民部」改成了沿用後世的「戶部」。

東漢避漢光武帝劉秀之諱，「秀才」一度改稱「茂才」(或稱茂材)，大約在曹魏、西晉時期，才逐漸改回「秀才」了。「茂才」就是「才德茂美之士」，意思倒是與「秀才」非常接近，屬於避諱中的同義替代。

這個說法見於後世對漢代文獻的注釋。最著名的一條出自《後漢書》的注——《後漢書．光武帝紀》唐代章懷太子李賢注引古注云：「秀之字曰茂。」

後世史學家也補充說明：「後漢以光武諱，改秀才爲茂材。」

四、朱元璋的「取名公式」

明清兩代，三字姓名終成絕對主流。原因很實際，因人口眾多，宗族社會講究「排字輩」，同族同輩須共用一字，名字非三個字不可，否則族譜都無從編排。而把字輩規則玩到登峰造極的，是明朝皇室。

說來有趣，朱元璋本人幼名「重八」，其父名「五四」。據說元代底層百姓沒有功名職役者不得取正式名字，只能以排行或父母年齡合計爲名，此說出自清人筆記，姑且聽之。也許正因早年貧寒，嘗過無名之苦，朱元璋登基之後，才會在子孫的名字上傾注驚人的規劃熱情。

他爲子孫定下了一套堪稱「密碼學」的取名公式。這套公式在歷史上堪稱一絕，它實際上是一套結合了「縱向字輩」與「橫向五行」的雙重密碼：皇族男丁一律三字，第一個字自然是朱家的姓——「朱」；第二字按各房欽定的二十字輩分詩依序排用，如燕王一系是「高瞻祁見祐，厚載翊常由。慈和怡伯仲，簡靖迪先猷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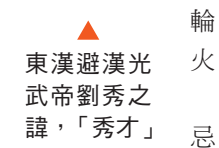
第三個字最爲苛刻——必須帶五行偏旁，且按「木生火、火生土、土生金、金生水、水生木」相生之序，代代輪轉——可見中國古老的五行文化已經深入這位開國之君的骨髓。

抽查幾位明朝皇帝，便知此言不虛。朱元璋的兒子們名字皆從木，如：太子朱標、燕王朱棣；朱棣之子朱高熾，「高」是輩分字，木生火，故名從火；朱高熾之子朱瞻基，火生土，名從土；朱瞻基之子朱祁鎮，土生金，名從金。環環相扣，井然有序。

可朱元璋偏偏漏算了一件事——朱家人丁太旺。到明朝中後期，宗室繁衍至數以萬計，同一輩的子孫要在同一個偏旁裏找字，還不許重名，字典裏的常用字很快被搶佔一空。逼到絕路的朱家後人，索性自鑄新字，於是《明史》諸王世表裏出現了朱公錫、朱愼鐳、朱同鉻、朱在鈉這樣的名字——錫、鐳、鉻、鈉，看著眼熟嗎？正是當今化學課本上的金屬元素用字。清末科學家徐壽翻譯元素週期表時，據說便借鑒過朱家譜牒。明朝王爺們爲避重名而造的生僻字，竟與數百年後的化學譯名遙相暗合，這份巧合本身已足夠令人莞爾。



▲「單名為貴」的觀念延續到三國，所以劉備、孫權等三國歷史人物都起了二字名。



東漢避漢光武帝劉秀之諱，「秀才」曾一度改稱「茂才」。

結語

漢魏以單名爲貴，唐人因禮法剪裁名字，明清爲排輩防重名而湧入「三字洪流」——中國人姓名字數的消長，實在是一部縮微的社會史。避諱制度還給後世留下一樁意外的好處：版本學家校讀古籍，只要看到某個常用字被刻意缺筆或換字，便能推斷出該書刊刻於哪位皇帝在位之時。這種把歷代避諱之制，化作歷史斷代科學坐標的本事，正是文獻學與版本鑑定中最精妙的「避諱斷代法」。名字如年輪，一圈一圈，刻著各自時代的禮法與煙火。

漢明帝劉莊登基後，「莊」字成了禁忌。這可苦了當時天下所有姓「莊」的人，爲了避諱，當時極具聲望的「莊」氏家族，被迫集體改姓爲「嚴」。比如：歷史上那位隱居不仕、名垂青史的清高隱士——「莊光」，在後世東漢的史書裏就被改成了大名鼎鼎的「嚴子陵」。

下回如果遇到姓「嚴」的朋友，你不妨拍拍他的肩膀，告訴他：「你這個姓氏的背後，有一部東漢士大夫集體向皇帝『讓步』的家族遷徙史哦！」



▲李世勣為了避諱，才去掉「世」字，改稱李勣。



▲諸葛亮看似三字名，其實是「複姓加單名」。

